

芥素堂文集

第一
五
十
冊

養素堂文集卷七

老威張
澍介侯

記一

汪寫園明府初建雙流蠶叢祠記

耆儒多溝猶諛之竹郎三節沙壺九隆則色然駭儻告以
望獲頤羸岳鏗紕首益賸賸然矢言其必妄烏謔夫草榮
木替歲有萬齡役風襲氣紀爲九頭者式觀人皇御世蠶
叢氏治瞿上縱目繇秣爲魚鳧柏獲之先蠶事於此始或
謂黃帝軒裳嫫祖造端未核也西陵勸蠶稼親蠶肇興淮
南王蠶經可按非苑窳之說矣齊永明初蕭鑑刺益州治

園江南遷石冢得金蠶十餘萬有篆曰蠶叢氏之墓詎不
信與諸葛相季漢掘其啓國之碑有文言歲時豐儉兵革
水火事後范長生能譯之是其神靈讐奕舄衣被普蒸萌
漚鬱焉肸鬻焉誰曰非禮顧其禩久劉唐顏未立得無食
其惠而忘其報耶汪君撫邑之四稔字良芟蠹民氣大蘇
乃揆日兆地建祠朝陽寺之東負山枕谿風煙秀麗矧工
於癸酉且月至辜月釁鐘焉殿宇拱張廡廊翼直弗徵岷
貲弗費眾力嗟乎夙沙煮海享重鹽宗侯岡製文禮虔墨
客明府絜不繭絲深惟壤壤之利政先杼柚滌乃儻儻之
原千載曠典一朝精禋可謂練治體矣異日者盤古祠前

八熟獻瑞阿育塏畔五色蜚蛾是真青衣之靈貺無負白
粥之泛膏也爰爲之記以詔來茲

重脩大足縣瀼相樓記

瀼相者誰諸葛忠老侯也侯之功在相瀼故不曰蜀而曰
瀼也余不解世之何以輕詆之也謂身杖彊兵狼顧虎視
者李邕也謂抗衡上國如宋襄求霸者常璩也謂守窮僭
號與趙佗爲偶者崔浩也謂應變將畧非所長者陳壽也
謂才薄不宏者薛能也謂才有餘而識不足者呂溫也謂
不忠于瀼比諸劉盆子者俞文豹也謂偏據一方如公孫
述者葉龍泉也謂學雜申韓不純王道者朱熹也然當日

謂賞罰得宜賢愚忘其身者張裔也謂與眾無忌錄功
忘瑕者呂凱也謂爲天下奇才者司馬懿也謂善爲國者
賈詡也謂爲古之遺愛如周之召公者袁宏也謂能用刑
自秦漢以來未有而信義過于周瑜魯肅者習鑿齒也謂
如子產之治鄭優于司馬懿者張儼也謂宏謨雅規與伊
呂同儔者張輔也謂權智英畧有踰管晏者郭沖也謂達
治知變正而有謀者傅彖也謂其訓厲合周孔之教者李
暠也謂禮樂可興者王通也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裴
度也然而侯之自許則管仲樂毅也崔州平徐元直亦以
爲信然也是乃侯之謙志也而李翰則以爲優于管仲而

不及樂毅則不得謂之知言也今余之肖其貌而祀饗者
震其才尤敬其忠也時則嘉慶之二十三年八月也作記
者誰署邑令老威張澍也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澍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黝浚
姦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彬其容宋甫魯
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
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然也
嗟夫先生之論不獨洞物情直示人以樸令各返其渾穆
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埒之

以行不然是無軌輓之車也又以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以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爲功易而爲效亦速何今數百季閒醕風潛煽醇源浸竭變戛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恒乎夫固有以教之也誠使爲司牧者倣古歆射讀灋而教之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以戢其椎魯囂悍睢盱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以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鬻卉服鳩音獸息之敝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赴也乃有司者罔知幅利競爲貪黷

且以夸之蚩蚩也而誅求之過甚夸之人以爲是不足父
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
詭竝其本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耻而望
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庠黌道範斯在念先生
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
奮用是懇矣

重修狄道楊忠愍公祠記

夫洪濤稽天而金石不轉繁霜被野而松柏獨榮豈非質
厚者難遷而節堅者不改與師尚父曰忠臣無二心鬻熊
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肥

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蓋獻可替否夙夜在公殺身成
仁不畏彊禦芳徽歷久聞者興焉當明之世廟淵默修元
委政端揆逆嵩父子盜執太阿俶擾國是威福專擅紀綱
滌蕩戎馬在郊聲名之士零靡之臣咸泯忍依違承頤氣
使宗社之事有同秦越頌莽稱曹惟恐在後先生義憤雲
涌首擊大憝聲討十罪擿發五姦俾阿順雷開專利榮夸
顯然白著摩得隱匪詎非烈丈夫哉然先生特一部郎耳
任匪鈞衡職匪諫諍貴戚無援信任無素屬在疏邊抱國
隱憂白簡生霜神叢基固勢之不敵概可知已先生一無
顧慮上叫天闡糾正奸邪議論鯁切不求名譽不避仇怨

抑何壯與夫驚弓之翼聞弦竄顛脫餌之鱗觸藻潛伏翻
然之計繫誰不知當仇鸞憑權馬市主議萬口皆暗縮項
頰首先生力排羣說昌言不可致令魚然瀕死五木竅逐
荒遐流離辛苦歲月遞嬗始還郎署脫令他人處此必且
全軀保位與時浮沈前轍鑒戒後患毖懲毀方瓦合棄蓼
集菀甚則感荷私恩以圖報復國計安危罔養弗問先生
瘡痍未復正色敢言借劍批鱗攻其難去忘家殉國視死
如歸吁可悲已設使先生稍就委蛇通顯立致卽括囊屏
息循職自守亦可坐貌榮名無傷詭隨而乃疾惡如風比
於鷹鷂白刃可蹈丹心如見方之比于剖竅萑引化血斯

爲酷矣可不謂忠乎吾聞墨陽百鍊不挫鋒芒荆玉七燒
彌著瑩潤先生夙遭閔凶艱難備嘗性真不滑視險如夸
加以讀書學理實求經濟故能諳熟邊情燭照奸慝從容
就義非同意氣也狄道舊爲先生謫所而超然書院又講
學之地也舊有祠祀季遠淪禠邑人重修爰摭鄙文以志
景仰系之銘曰

謂公賈狂曾臥冰霜謂公懷刑乃撼雷霆擊斯黃鐘堂上
大舜賒彼白雲泰岱千仞椒山有膽何必蚺蛇青衣奉丸
竟起杖痾我思先生涕淚茆蘭道統祠畔風悲日寒

代重修楊忠愍公祠竝新設義學碑記

保陽省垣之有旌忠祠舊矣乾隆三十五年周燮堂制府
爲方伯時重修之營大房室賃租作費建設碑亭栽植樹
木而又朔望謁香以昭虔祀誠盛舉也余莅任後見其積
退急謀脩飾同寮助金襄事設義學於其中以培人才惟
公鬱抱孤忠馬市議開力排羣說瀕死五木竅逐遐荒纔
返卽署首擊大憝五姦十罪借劍批鱗卒遭不幸嗚呼慘
已當其在狄道時流離造次猶大超然書院與士子講藝
人文以興今於公之祠大義學亦所以體公之志也梓塏
告竣爰述緣起箸之石以垂焉奕茲附規條於後

吳城葉氏忠義節烈祠記

代陸心蘭方伯

問乾坤何以不壞曰有正氣幹之問彝倫何以常存曰有正氣維之莫或幹之莫或維之則乾坤其息彝倫其斃然而忠臣義士烈女節婦常相續於宇宙史不絕書則以正氣流行舍英淳耀震恒精靈輪囷勃發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也吳城葉君立笙爲余已未禮闈同季令滇之定遠有循聲投簪返里其弟孝廉之筠需次直隸邑宰君遠道寓書以家刻忠義節烈誌見示且勾爲祠碣之文余終讀之竊嘆葉氏之忠義節烈爲不可及而益信正氣之旁薄鬱積久而必伸也當孝宗時盤游佚樂國事机捫宸濠蓄謀覬覦神器一時厚祿大臣黨逆潛通規冀非分罔養無恥

而景思以編戶之氓無捍圉之職特以俠烈著聞長於彈擊乃羅致之不可脅降之不屈填尸牢狴論者痛之旣而連檣東下泊譚家灣其弟景允率三百人伏隘奮擊所殺過當濠軍大亂卒以勢孤被矢而死其族血戰益力三十六人胥就殲焉濠憤甚遣黨焚劫其家婦人或焚或縊舍命不渝九姑弱女子耳亦能達變實軀塘水死者共四十九人嗚乎慘已時都御史王公守仁旣以一家忠義旌其廬距今三百餘年歲在嘉慶之己巳寶應劉君台斗攝吳城丞亦余同季也按討遺事請於大吏爲之建祠有司歲時爰薦明禋可謂盛舉矣方景恩之被招不辱也蓋灼知

夫君臣之大義必不可以從賊而不惜以身殉若景允等
之結族潛攻亦祇知雪憤報讎初不慮及被斃之酷烈而
諸婦女之毅然就死旣知夫君之屠戮亦復何心人世故
相率駢屍於一堂此豈有沽名市譽之心存於其閒哉儻
使百世而下垆冢淪禿尋訪父老姓氏莫詳吾知英魂毅
魄必不隨荒煙蔓草以俱堙而卒之幽光白著大節歲蕤
奕舄肸鬩放悲靈來豈非正氣之不可磨滅歷久而彌昭
乎吾聞干將埋獄光射斗牛隨珠沈淵采飛崎岸然則葉
氏之一門赴義力捍凶暴視死如歸計不反顧其正氣之
所萃聚與宜其今之科第蟬嫣簪纓相繼寢昌寢熾而未

有艾也於是乎書

代重修名臣祠碑記

大凡日星光氣河岳英靈淳耀積精輪囷盤礴則必篤生
偉人榮當時而昭後世况秦中土厚水深風樸俗茂往喆
先賢溢於縹緗者或豐功駿烈柱石朝廷或勗德穆行矜
式閭鄙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固宜卽簪仕是邦或龔
暴宇良澤能蘇槁或徇名遂志節足砥頑詎不當漚而鬱
之肸而蠶之乎咸寧縣治舊有名臣祠建置始末蓋自勝
朝

國初某學使重爲葺理至今歲月塵邈敗瓦積垣僅餘梁

棟邑薦紳等盡然傷之以志書局嬴金僉議修之費不足
則晁氏凝福仞之越數月而工竣猗禕哉殿宇登閣廊廡
整飾丹雘絢如門徑闊如信足以妥神靈而致禋祀矣且
各木主旣書其諱字復詳其籍貫俾入祠者畧知榱桷翹
首聳肅敬之容撫心奮思齊之志豈非盛舉哉余承乏守
西安目覩其成深嘉與諸君子之好善而不能釋也於是
記之以示久遠其修理紳士例得附綴於末

游東山記

出玉屏東門循山麓而行石磴盤曲路才容軌牛叩馬搏
視此郁夸方里許延緣於田畔時新雨初霽畦水漲汎秧